

2018中国媒介素养 研究报告

彭少健 主 编

陈少波 副主编

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

2018 中国媒介素养 研究报告

彭少健 主 编

陈少波 副主编

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18中国媒介素养研究报告 / 彭少健主编. — 北京:
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 2018. 8
ISBN 978-7-5043-8158-3

I. ①2… II. ①彭… III. ①传播媒介—研究报告—
中国—2018 IV. ①G219. 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151949号

2018中国媒介素养研究报告

彭少健 主编 陈少波 副主编

责任编辑: 余潜飞 周 玲

封面设计: 宋晓璐·贝壳学术

出版发行: 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

电 话: 010-86093580 010-86093583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真武庙二条9号

邮 编: 100045

网 址: www.crtip.com.cn

电子信箱: crtip8@sina.com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天津雅泽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字 数: 550 (千) 字

印 张: 28

版 次: 2018年8月第1版 2018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43-8158-3

定 价: 85.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谨以此书献给

2018 第七届中国（西湖）媒介信息素养高峰论坛

- 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媒介素养研究培训基地
- 浙江省媒介素养教育研究会
- 浙江传媒学院媒介素养研究所

导 言

彭少健 陈少波

近几年来,媒介素养的理论研究、社会实践、公民教育引起了政府和主流媒体的关注。人民日报和人民网多次发表评论,2017年3月29日发表评论《信息时代更考验媒体素养》,并在2018年1月19日发表研究观点《“互联网+”时代院校开展媒介素养教育的策略》。《光明网》多次转发关于媒介素养的新闻,2017年1月30日发表言论《领导干部如何提升媒介素养》,《中国教育报》2018年6月13日发表观点《媒介素养理念应投向中小学课堂》,《中国青年报》2016年4月16日呼吁《微信谣言传播动机复杂 治理需提高公众媒介素养》。这两年来,中国媒介素养教育实践、推广和行动正在逐步推开和不断地形成经验,在理论性的学科建构研究和实践性推广研究两个领域中,不仅关注媒介素养的社会需求、核心内涵、特点,而且越来越关注媒介素养教育的实践推动。本书收录的2016、2017两年我国媒介素养研究的51篇文章,共分五个部分。

一、中国媒介素养教育20周年纪念座谈会交流报告

彭少健在《高校媒介素养教育经验与展望》中指出:“浙江传媒学院十年来,已经搭建起了四个研究和推广机构,分别是:全国性的‘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媒介素养研究基地’和它的‘学术指导委员会’;全省性的‘新媒介素养科普示范基地’;全省性的‘浙江省媒介素养教育研究会’;以及学校的‘浙江传媒学院媒介素养研究所’。这四个机构在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的指导下,在浙江传媒学院和在座各位的支持下,充分发挥平台作用,在全国持续开展媒介素养教育的研究、传播、实践与推广,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一定的业绩。建立教育基地,面向各大中小学、社会单位,开展媒介知识、信息知识、新闻知识、影视知识、媒介艺术知识、多媒体知识等媒介素养的普及教育;致力教育研究、开发教育课程、锻造教育队伍、着眼教育推广、深化教育实践。已经成为全国媒介素养教育的重要平台、重要研究机构、重要实践中心、重要思想和成果的集散地。”他详细指出了浙江传媒学院的具体经验。“一、集聚一流专家学者,提

供人才保障。聚合团队,搭建好西湖媒介素养高峰论坛平台;整合力量,筹建中广联合会媒介素养学术指导委员会;吸引人才,做好媒介素养课题招标工作。”“二、开拓媒介素养教育理论研究,推进学术成果。坚持出版研究报告和年度报告;坚持开展各类课题研究;积极参加各种国际国内学术会议,拓展交流。”“三、开展中小学媒介素养教育试点,积极推进课程建设。不断扩大媒介素养教育的试点范围;积极推进教材和书籍出版;每年坚持开展大学生媒介素养暑期实践;每年认真开展‘媒介素养进校园’省社科联科普周活动;坚持开设媒介素养论坛。”他在浙江传媒学院媒介素养教育展望中指出,浙江传媒学院将“开展媒介德育的研究和实践;进一步开展媒介素养教育的社会实践活动;继续完善学术研究平台、学术交流平台与社会服务平台”。

朱顺慈在“中国媒介素养教育20周年纪念座谈会”上做《体制内与外:媒介素养教育实践场所探究》的交流发言时提出两个问题:“一是我们说媒介素养的时候,要教的到底是什么?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到底应该怎样去教这个科目?”过去几年她在做一个实验“火星媒体的媒体素养计划”,这个项目已经做了5年,从火星去看我们每天在地球的生活。她说:“过去20年我每一次想媒介素养到底要教什么的时候,感到这个问题真的是太大了,我们要教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可以教分析,制作,每一个东西都会包括很多的知识和技巧。你要教到什么程度?如果你要教到很高的程度,他已经是大学的传播学学生;但是如果你想教很普通的,很基础的,其实学生也不会觉得很有趣。”所以她每年暑假在香港中文大学办一个夏令营,让香港的高中学生来参加,让他们假设自己是火星人。“我们在夏令营的第一个项目就是分析地球的媒体文化,给他们分配了很多杂志、报纸、YOUTUBE的节目,让他们去看,去分类。因为一般来讲,学生不会用比较陌生化的眼光去看自己平常看到的东西,所以他们就觉得很好玩。我们这个夏令营每年都会设计很多游戏,而且会有很多道具,那些道具都是与外层空间、火星等有关的。”为了办好夏令营,“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就已经考虑好教师人选,另外会找来十多个我们自己的本科生。我每年暑假都会训练一群20岁左右的大学生,他们的专业是新闻与传播,经过一连串讨论后,他们会帮忙设计很多不同的项目,因为他们也觉得这活动很好玩。我们也会找我们的校友,因为新闻与传播学院成立这么多年,已经有很多毕业生做了记者或导演或主持,不同的岗位上都有我们的校友。除了校友,我们也会邀请自己的同事,中文大学的老师。这就是知识转移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我们在大学里面怎么去把关于传播学的知识通过这种方法回馈给中学生,甚至是年纪更小的学生。”

刘雪雁在《日本媒介素养教育与实践的发展历史和特点》的论文中指出:“日本媒介素养教育特点之一,是主要通过社会教育来推动。至今为止,在日本的教育体系中,媒介素养教育并没有成为义务教育或高中课程中规定的课程。虽然有些老师会把相关内容融入‘信息’或者‘综合学习时间’等现有科目中进行教授,但文部科学省(相当于国内的教育部)制定的中小学教学指导大纲中并未做出要求。不过,进入21世纪之后,日本社会对媒介素养的问题愈发重视,各大学普遍把媒介素养设置为‘一般教养科目’(相当于国内的通识课程),这可以算是另一个特点。”刘雪雁介绍了日本的媒介素养教育

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关注点。“20世纪90年代,大众传媒再三爆出丑闻,多媒体迅速发展。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大众传媒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受到瞩目,媒介素养教育注重对大众传媒的解读、监督和批判。而21世纪,随着数字技术、互联网和社交媒介的发展,媒介和人的关系越来越复杂,不仅有大众传媒和个人的关系,也有个人和个人、群体和个人、群体和群体的关系。因此,日本的媒介素养教育不仅局限于解读、监督和批判,更注重表达、表现,进而思考媒介应有的样态。”“进入21世纪以后,媒介生态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手机尤其是智能手机,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的普及改变了媒介和人的关系。在这种环境下,媒介素养教育应该如何来应对呢?”以东京大学情报学环为据点,由水越伸教授及他的团队开展的MELL系列活动,“与以往把受众和大众传媒放在对立面上,重视受众批判和监督大众传媒的媒介素养实践不同,MELL的一大特点是吸引受众和传播方共同参与”。

荣建华在《从三种视角看中国媒介素养教育》中总结道:“教育学研究具有三个层次(或三种视角):(1)教育哲学,从哲学视角研究媒介素养教育,主要研究媒介素养教育‘为什么’的问题;(2)教育科学,从科学视角研究媒介素养教育,主要研究媒介素养教育‘是什么’之类的问题,目的在于揭示媒介素养教育一般性的认识;(3)教育实践,从实践的视角研究媒介素养教育,主要研究媒介素养教育‘怎么做’的问题。”“媒介素养教育经历了一个‘抵抗媒介’到‘学习与媒介共存’,再到‘科学利用媒介’的过程。进入新世纪,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感觉到了发展媒介素养教育的必要性,媒介素养教育呈现出深度推进与全球扩散的态势。发达国家媒介素养教育的产生与发展给我们的启示是:要结合本民族、本文化的特征进行相应的媒介素养教育 and 研究。发达国家媒介素养教育的产生与发展还提醒中国教育界,有必要提升国内现有的媒介素养教育理论层次,从而推动我国媒介教育从技能型向素养型的转化;从媒介的制作技能和方法的教育转向提高大众对于媒介信息的选择能力、理解能力、质疑能力、评价能力、创造和生产能力等。”“在当今信息时代,媒介已经超越物件的本质,而成为环境,如同阳光、空气和水,是生命与生活的要素;媒介更是教育环境,人人透过媒介认识世界,认识人、事、地、物与自己的关系。媒介素养教育的本质,是在思辨人的价值问题,具有强烈的批判教育风格,其终极目的也在促成个人的释放与赋权。尽管学者对媒介素养教育内容的阐述各不相同,但是其主要内容不外乎两个方面:增加对媒介的了解,学会以批判的意识接触媒介信息;懂得合理地运用媒介完善自我、服务自我。前者是媒介素养教育的基础,将尽可能地减少媒介信息的负面影响,后者是媒介素养教育的提升,将进一步提高利用媒介的水平并从中获益。媒介素养教育也是一种终身教育。因为从降生伊始到生命终结个人都无法回避媒介的影响,所以媒介素养教育应该针对性地贯穿人的一生。”

随着对媒介素养教育了解加深,刘勇武在《小学媒介素养教育实务经验和展望》中指出:“长坑小学从2008年开始,致力于探索在小学教育中,引入媒介素养教育教

系。”媒介德育的基本原则是：“在开展媒介德育系列活动的时候，我们认为应遵循如下原则：首先，媒介德育应与社会发展主流主题相一致。比如可以涉及的几大主题——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保护。其次，媒介德育应该针对不同年龄段人的特点制定出不同的教育目标。不同年龄段的孩子身心发展的特点不一样，要因人而异，切忌一刀切。第三，媒介德育要充分利用媒介资源。第四，重视媒介德育中的合作、探寻、重述、质疑、互动和创新的作用，加强学生在媒介德育中的主导作用。第五，重视媒介传播所包含的各个部分——媒介信息的传播者和媒介信息的受众、媒介产业以及与媒介有关的各种制度。”

他还指出构建课程化、活动化的小学媒介德育工作目标：“参考大的媒介素养教育目标，我们确定了如下的课程教学目标：（1）认识生活中一些常见的媒介，了解一些常见媒介制作技巧与技术。了解不同媒介的表现系统与传播方式，了解日常生活中常见媒介类型与叙事如何产生意义。了解各媒介艺术手段的差异及由此带来的优缺。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品味各媒介独特的美学形式。（2）初步形成能动使用媒介的概念，认识到媒介内容不等于现实内容，媒介塑造的虚拟现实不等于客观现实，初步了解媒介背后隐藏的传播目的。初步认识媒介讯息背后隐有价值观念。思考自身对媒介的认识，媒介的喜好。对自己的媒介使用行为（如电视观看、上网等）有所了解开始给予评估，养成良好的媒介使用习惯；能够制作简单的媒介文本等。（3）初步具备正确解读媒介作品的的能力，正确认知媒介内容的再现性，对社会、对我们生活产生的影响，能简单解读媒介再现所潜藏的价值内涵与意识形态，学会区分媒介现实与社会现实，区别事实与虚构。”“总之，我们的发展历程，从最初单纯地想为德育做点事，到后来从学校大的切口切入，到今天的‘媒介德育课程’。这就是我们这几年的发展思路。”

郑国健对基层广电工作者的职责深有体会，他在《基层广电新闻工作者在媒介素养传播方面的体会》中不断警醒自己：“（1）认真刻苦钻研，不断提高媒介素养能力，做一名有思想的媒介传播者。注重理论武装，引领正确媒介传播方向，注重刻苦钻研，引领业务不断提升，注重学术研究，引领媒介素养潮流。（2）倾力服务大局作为重要使命，在助推发展中彰显导向定力，做一名有深度的媒介传播者。作为一名基层新闻工作者紧紧围绕贯彻党中央、省委、市委的精神，始终全心投入，竭尽全力做好媒介传播工作，为地方经济社会文化发展鼓与呼，努力弘扬正能量，为媒介传播服务。媒介传播聚焦大事要事，服务大局更注重效果，媒介传播聚焦热点难点，服务民生更注重实效，媒介传播聚焦前瞻前沿，对外宣传更注重善美，媒介传播汇集人民大众，精品佳作更注重成果。（3）把以人民为中心作为工作理念，在与时俱进中提升传播定力，做一名有担当的媒介传播者。”

骆中成在“中国媒介素养教育20周年纪念座谈会”上做交流发言时归纳出了《中学媒介素养教育的“四要”“四不要”》：第一，需要生动的案例，不要高深的理论。第二，需要切入角度，不要高超的技术。第三，需要认真甄别，不要盲目地转发。第四，需要逐步展开，不要全面开花。然后他对每一点进行阐述，例如，在讲到第一点需要生动的



案例时，他说：“我讲四个关键词。第一，教学现状。我讲一下自己的感受。中学生功利性比较强，高中生高考是首要任务，高考首要就是说与升学无关的事，他们肯定就不去重视，所以学习积极性也不高，课堂就比较难以组织，特别是当我们讲知识型的时候，学生就不是很配合，参与度不高。讲到媒介素养这个概念，谈到如何发展这个内容的时候，明显他们反应就比较冷漠了，没有参与的积极性，纯粹是为了给老师一个面子。如果我们单纯从理论的角度上来讲媒介素养的话就是这样一个情况。第二，学生需求。因为学生需求主要是与高考有关的内容，同时是要有兴趣。如果你讲的是他有兴趣的，这也符合学生的要求。我在讲课的时候，讲到具体的案例的时候，学生的参与还是比较高的。因为案例有故事情节，有具体的内容，所以参与就比较高一些。我们老师也介绍一些新闻背景后面的新闻。作为中学的老师有一个难点，就是后面的新闻很难找到，素材比较少，但是学生的需求是有的。第三，案例收集。其实每个老师如果平时关注媒介素养教育，有这个意识，发生一些危机事件的时候就把不同媒体上的说法收集起来，把这些资料进行整理，案例其实还是能收集到的。而且通过整理讲给学生听的时候，学生还是比较喜欢的。要重视案例收集。第四，师生互动。教学方式我体会下来就是师生互动，不要光听老师在那边讲，尤其是我们中学生高中生，你讲这个理论他没兴趣，跟他没关系。你就让他找，让他看了电影片段以后自己找。因此我想，中学这个阶段，从媒介素养教育角度层面来看，应该要生动的案例，不需要高深的理论，高深的理论要很少。”

二、媒介素养的社会性理论研究

何村、吴春萱、郭金平在《西方各国媒介素养教育价值观研究报告》中指出：“媒介素养教育价值观与各国价值观理念相辅相成。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受到社会价值观的指导，同时政治、经济、文化又作用于媒介素养教育的实施。”他们提出，在这样价值观的指导下，西方媒介素养教育有几大理念贯穿始终，例如：“关于编码：通过媒介了解的世界是媒介为我们精心建构（constructions）的信息环境，实际上是客观世界经过生产者的各种主客观选择判断后的‘再现（representation）’的‘拟态环境’。媒介素养教育在于辨析和解剖媒介的‘再现’机制，使人们理性认知其中因果关系。”“关于解码：通过媒介获取关于外部世界的体验和讯息，我们每一个人都将根据自己价值观框架，自己的需要、喜好、日常的喜怒哀乐、种族立场、性别意识、家庭和文化背景等诸多个人因素来捕获或者‘勾兑（negotiates）’媒介讯息的意义和蕴涵。”“媒介具有商品属性，大部分媒介生产是一种商业活动，媒介总是要考虑如何从中赢利。因此，对于媒介素养教育来说，媒介所有权和控制权是两个至关重要的议题。我们应当关注这样一种现实：向我们提供视听阅读资源的媒介由相对少数的个人所操持和控制。媒介还具有阶级属性，所有的媒介产品都宣示着一定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主流媒介或明或

暗地传播着有关道德生活的本性、消费者至上主义 (consumerism)、妇女的社会角色、权力认同和绝对爱国主义 (unquestioning patriotism) 等问题的意识形态讯息。”“全球化背景下, 我们已成为麦克卢汉 (Marshall McLuhan) 所言的‘地球村’的‘村民’, 媒介通过信息传播在不断‘重塑’现实世界, 但是不同的媒介报道同一个事件所产出的是不同的映象和讯息, 我们也应当学会去欣赏不同媒介带给我们的信息。”“媒介素养教育是一种终身教育。不仅是要教授某些批评、判断的手法和技巧, 而且是着眼于增强学生 (对于媒体信息) 的独立自主的批评、判断能力。”“媒介素养教育重在调查研究, 核心理念首先是分析的工具 (analytical tools), 而不仅仅是教材、课本上的某些段落和章节, 内容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 但主要是培养学生在媒介素养方面的求知欲。”

周灵、张舒予、魏三强在《论“融合式媒介素养”》中指出: “媒介融合语境中的媒介素养教育面临着‘融合式’的生存与挑战, 基于不同立场, 国内外的理论界或是学校层面对于媒介融合趋势下媒介素养教育如何调适的问题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表述。南京师范大学视觉文化研究团队提出媒介融合语境中的视觉素养、媒介素养以及信息素养教育的融合实施具有可能性, 在此基础上建构了以这三种素养教育的融合为核心的 VMIL 融合 (Visual, Media and Information Literacy) 的教育理念, 以培养媒介融合语境中学习者的核心竞争力。在检视与媒介素养相关核心观点的基础上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对于媒介素养的讨论, 相对统一的标准更有实际意义。”“媒介素养对于个人、社会、国家的重要意义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媒介素养具有不可补偿性, 定位于终身教育和终身学习体系中, 涵盖整个学习周期, 且以赋权于普通公民的参与式文化为典型特征; 二是不可替代性, 媒介的获取、使用、评价能力是基本能力, 是与个人的生存、工作、生活紧密相关的知识和技能, 也包括基本的方法论和审美素养等; 三是可迁移性, 媒介素养旨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与之相关的信息素养、视觉素养、审美素养等早已超越了学科概念。”“四个核心概念及其相互关系: 融合式媒介素养教育在实践中的展开需要把握以下几点: 首先, 融合式媒介素养教育实施应当考虑现在大学生生活的媒体环境, 融合终身学习与日常生活; 其次, 融合式媒介素养教育涉及个人层面的自我学习, 包括人际层面的协作学习, 要求将批判性反思融入教学过程; 最后, 参与式文化中的媒介实践本身为传统的媒介素养教育提供了新的内容, 所以融合式媒介素养教育应强调参与式文化中的媒介生产实践。”

聂竹明、江英、朱梅萱在《中国媒介素养 20 年研究作者和机构的学术影响分析——基于 CSSCI (1997—2017 年) 数据》中梳理了 20 年 CSSCI 的论文及其引用资料, 通过量化研究分析媒介素养研究的机构、人物及其影响, 以从整体上廓清我国媒介素养研究的学术谱系。他们认为: “第一, 从成果与作者看, 我国媒介素养领域的研究处于平稳发展阶段。在 CSSCI 期刊上的成果数量有限 (共 1700 篇), 平均每年有 85 篇。作者共 2211 人, 学术力量比较深厚。第二, 从学科属性看, 媒介素养研究主要集中在新闻传播学与教育技术学学科。第三, 从发展趋势看, 以 2003 年为分水岭, 媒介素养的概念形成了普遍的认可, 2003—2017 年, 发文数量呈上升趋势, 且趋于稳定。第四, 在媒介

素养研究学者方面，随着媒介素养领域研究的不断深入，逐渐形成了该领域研究的“旗帜性人物”，并且影响力较大的学者集中在高等院校。第五，在媒介素养研究机构方面，高等院校尤其是新闻传播学老牌高校以及师范大学无论在发表论数量还是在论文被引数方面均遥遥领先，是媒介素养研究的引领性机构，同时一些地方高校和理工类院校的研究也逐渐突出。第六，在媒介素养研究合作方面，学者合作与跨机构合作的比例都呈现了逐年递增趋势，并且在跨机构中形成了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电视台、党政部门、出版社合作的局面。”

杨光辉在《从保护到共生：加拿大媒介素养教育新动向》中研究了加拿大媒介素养教育新的发展动向，他指出，20世纪80年代开始，加拿大媒介素养教育强调能力；而进入到互联网数字时代，加拿大媒介素养教育注重数字与媒介素养并重的共生。“从20世纪60年代的屏幕教育开始，无论在发展过程中遭遇怎样的发展起伏，加拿大媒介素养教育起于屏幕教育（screen education），立足于本土，随着时代和传播技术等媒介生态的变化而调整媒介素养教育，逐渐探索出具有加拿大特色的媒介素养教育发展之路。”他梳理了加拿大媒介素养教育发展进程中的屏幕教育、媒介素养教育、数字与媒介素养教育等三个时期的侧重点，从中探讨这种发展进程给中国媒介素养教育发展的启示。

朱怡在《媒体融合时代广播电视艺术教育发展趋势探讨》中指出：“广播、电视依据其各自发展所形成的专业知识系统和高等教育方式，虽然仍有其合理的一面，但在总体趋向上已显现出滞后态势，因此谋求‘媒体融合’语境下‘广播电视艺术’教学系统的重构在当下确有必要性。”“区别于电影教育，电视教育必须从艺术主导转向媒介主导：今天的电视教育必须从艺术主导转向媒介主导，其中既包含电视新闻类教育也包含电视艺术类教育，如此才能真正明晰专业导向。确认了电视的媒介属性应该是该学科教育改革的出发点，实际上我们也意识到身处媒体融合时代这个出发点同样也是学科发展的主流方向，如此电视教育才可能身处竞争激烈的媒体时代而固守自身价值，如此电视媒体革新也才能在其他视频节目的围攻中坚守自身优势。”

苏倩倩在《元认知理论在媒介素养教育中的应用》中介绍了元认知的作用：“元认知学习策略的使用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学习的成效，善于学习的学生能够成功的管理自己的学习过程，并且对自己有分析有评价，可以根据学习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整。这种策略比单纯地给学生灌输媒介素养的知识和技能有效的多，它可以促进学生的自我学习，因此能够使得学生在课程之外，在走出学校之后仍然能够自主地进行媒介素养的提高，效果深入且持久。”她认为，应将元认知策略结合进媒介素养教育：“通过培训和练习增强学生媒介素养的元认知知识。媒介素养教育中的元认知知识上文已经介绍比较全面，而在操作起来，主要是通过教师引导学生讨论来获取这些知识。教师给出媒介素养包含的内容，引导学生一一进行反思和讨论，在这些媒介素养包含的要素中，自己具备哪些，不具备哪些，并且为了加深印象，学生可以将这些反省后的结果记录下来，知道自己的媒介素养在何种水平。帮助他们了解提高媒介素养水平应当从哪些方面入手，

要完成这些需要什么样的资源,以及应该采用什么样的策略。使学生了解媒介素养的概念,分析自己的媒介素养水平,有利于提高其自发进行媒介素养教育的积极性,并能够帮助学生在任何时候进行自我学习,最终有利于提高媒介素养教育的效果及效率。”她提出若干措施,例如“设置情景,激发学生兴趣,引导学生关注自己的元认知体验”等。

邵瑞在《新媒体时代的意识形态安全——从媒介素养教育谈起》中提及:“意识形态引导者的信任危机、他构的威胁以及多元化的局面都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构成威胁。意识形态安全问题,不在于从不受到来自敌对势力意识形态的渗透和攻击,而是通过提升领导干部、媒体人员、公众的媒介素养,增强自身抵抗能力和建构能力,从而保持国家意识形态方面的安全和健康。因此,如何提升领导干部、媒体人员、公众的媒介素养,也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的新的课题。”他提出,应“提升领导干部的媒介素养,增强主流意识形态引导力,为意识形态安全奠定组织保障”;“提升媒体人员的媒介素养,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力和传播效果,为意识形态安全奠定技术保障”;“提升民众的媒介素养,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多元性,为意识形态安全奠定群众基础”。他认为:“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意识形态安全与政治安全、国家安全紧密联系,意识形态依托新媒体呈现出媒介化、文化化、生活化和国际化等特征,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出现意识形态引导者的信任危机、意识形态他构、意识形态多元化等新情况。媒介素养教育作为一种长期关注意识形态的教育途径,在新媒体时代,高校需要承担起开展媒介素养教育的重任,提升政府、媒体和民众多方、多层面的媒介素养,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渗透力、感染力、抵御力和建设力,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筑起国家安全的‘万里长城’和‘防火墙’。”

高卫红在《史诗片〈孔子〉与文化传播中的媒介素养》中写道:“影视剧作为一种大众传媒,无论从其内部规律还是外部需求看,它都不应该仅仅满足于娱乐审美的需求,而更应该彰显具有灵魂价值的思想,传达出更多的传统文化的精华与智慧。值得肯定的是胡玫的史诗片《孔子》让观众体会到这点。”“电影《孔子》塑造了一个抱着‘不可为而为之’的情怀,希望建立‘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孔子形象,他所倡导的‘和而不同’文化诉求也正是当下电影传播应遵守的理念,也为全球经济一体化与全球文化多元化,提供了丰富、开放的对话空间。导演自觉地以中国独具特色的‘儒家文化’为内核,又掺入了‘天下’‘和平’等国际性的思想元素,不同地域的观众都可以看出自己所能理解的文化内涵,加上影片努力借鉴国际化的电影语言,追求精美的视觉效果,在保持自身美学特色的同时大胆创新,虽说在表现人物、把握节奏、处理历史与艺术上存有明显疑点,但它从‘当代历史’的角度凸现史诗电影的价值,在顺应国情的同时又顺应时代要求,在继承与超越中,向历史最深处还原一个真实的孔子形象,让他作为一个‘凡人’而非‘至圣’代表中国与世界对话。”她说:“希望中国文化传播中,有更多的从业者、传播者有这样的媒介素养意识,就是要体现中国艺术独特的文化价值与审美价值,这样才能具有鲜明的跨文化传播特质。可以说《孔子》是中国电影一次新尝试,为中国电影走向世界带来更多的希望。”



陈黎萍的《网络媒介的媒介再现与媒介素养教育》和郑青青的《动画中的价值观与网络动画中的德育意义》主要是在教学实践中提炼的报告，陈黎萍认为：“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大量的信息扑面而来，有用的信息，无用的信息；真实的信息，虚假的信息；正能量的信息，负能量的信息。如何获得最有价值的信息？如何甄别虚假的信息？对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还在形成中的中学生而言尤其重要。网络中海量呈现的信息并不一定都是真实和正确的，需要甄别和选择能力，判断和洞察能力，这告诉我们青少年掌握一些网络媒介中媒介再现的知识就尤显必要。”她主要论述了三个方面内容：网络媒介的媒介再现涵义和形式；影响网络媒介的媒介再现的因素；网络媒介再现的现实影响及措施。郑青青在《动画中的价值观与网络动画中的德育意义》中对美国、日本、中国动画中体现的价值观作了对比，并强调了：“与传统动画相比，网络动画更看重的是动画作品本身蕴含的意义，而不在乎作品的表现形式，因此国内网络动画的形式多种多样，有游戏同人形式、有搞笑原创形式、有公益广告形式等等，作品的内容面向所有受众，倾向于全民化，不再局限于某个年龄段的受众群体，网络动画更倾向于对受众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的塑造。”她提出“网络动画和普通动画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它的文化价值不同”。

三、媒介素养社会实践研究

曾文莉通过调查北京体育大学、上海体育大学、成都体育学院等全国 14 所高等体育院校，分析研究当前我国高等体育院校实施媒介素养通识教育的现状。她在《高等体育院校媒介素养通识教育课程体系研究报告》中总结道：高等体育院校学生“感知、接受信息快，但易于被舆论左右，随波逐流，主见性欠缺，对负面信息免疫力弱。入学前文化基础弱，在校训练和比赛任务较多，需要花费大量的体力和时间在专业学习和训练当中，使得他们媒介素养学习主动性弱”。她提出对高等体育院校媒介通识教育课程目标体系的构想：“媒介知识与技能性目标，媒介解读与批判性目标，媒介使用与表达性目标。”她认为：“高等体育院校媒介素养通识教育课程内容应是包含以下几个方面：媒介素养概述部分，与体育相关的媒介知识部分，媒介信息采集制作部分，媒介伦理道德部分。”

孙黎在《大学生网络亚文化与媒介素养教育》中对青年亚文化进行研究，认为：“青年亚文化与主导文化一起构成了完整的青年文化体系，两者彼此缺一不可。更进一步来说，青年亚文化与主导文化彼此关照，互补互动地调和着整个文化体系。”她从亚文化角度着手研究媒介素养教育，提出，网络青年亚文化中的媒介素养教育的难点，“第一，大学生群体内心躁动又变化无常，行为上乖张又叛逆，这些内外表现在网络这个虚拟空间中常常交织在一起，因此，针对网络青年群体的媒介素养教育需要更多地关注他们媒

介使用的现实状况,即更多地关注线上的行为状况。当然,网络作为媒介的大学生亚文化表现出更多的异质性、不稳定性、多元性,这也给大学生网络亚文化视阈中的媒介素养教育提出了挑战,单一的方式没法适应实际的多元、变化的状况。第二,传统的媒介素养教育大多对亚文化有着先入为主的偏见,习惯于训诫、教条的方式展开教育。一味进行类似缺乏沟通和交流的媒介素养教育,很难引起大学生的认同。再者,成年人与大学生在情感方式上有一定的差别,在大学生群体的媒介素养教育中也应该要充分考虑到他们网络亚文化中表现出来的情感上的独特性。”她还提出网络青年亚文化中的媒介素养教育的途径,第一,身份认同,以对话的方式推进。第二,拒绝符号借用,深入精神内核的文化渗透。第三,树立榜样,重视榜样的引导作用。第四,媒介自律,净化网络环境。

王慧君在《高中政治学科中融入媒介素养教育的探索与实践——思想政治学科打造“生命课堂”系列》中提出:“通过思想政治学科渗透媒介素养教育应是一条有效而可行的途径。”“查询文献资料,并结合课题组成员的教学实践,证实我们任教的高中思想政治学科与媒介素养教育,既存在着差异又相辅相成,它们之间的共通性为两者的结合提供了极大的可能性。一是信息社会要求思想政治学科注重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媒介素养。二是教育目的的一致性。新媒介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培养人才时了解媒介和判断媒介的思想政治素质的一项实践活动,其根本目的是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媒介素养教育主要是要培养人们在面对媒介传播的各种信息的时候能够具有选择能力、理解能力、质疑能力、评估能力、创造和制作能力以及思辨的反应能力,让信息时代的人们都具备这样的一种媒介素养,其根本目的也是要求个人自身素质的不断提高,以达到人的全面发展。三是教育内容的关联性。我国现阶段,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主要包括世界观教育、政治观教育、人生观教育、价值观教育、法制观教育和道德观教育。媒介素养教育的内容主要有四个方面:了解基础的媒介知识以及如何使用媒介,学习判断媒介信息的意义和价值,学习创造和传播信息的知识和技巧,了解如何使用大众传媒发展自己。思想政治教育和媒介素养教育在内容上是不可割裂的,进行媒介素养教育就必须把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贯穿其中,要以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作导向,并在利用媒介发展自身及传播信息的同时要注意道德与法制的约束。四是根据课题组成员的多年教学实践经验,思想政治课程无论是教材还是作业本抑或课外研究性学习活动,均包含大量媒介素养的内容,蕴藏大量的媒介素养教育的资源、信息。”根据阐述分析,他提出“高中思想政治学科中融入媒介素养教育的探索与实践”这一课题。

黄爱民,顾娜,邓冬华,王毅,张开国在《中学校园新媒介文明秩序构建的实践研究报告》中写出这个时代中学校园的需要:“学校的做法是在校园内通过多种渠道,开放校园网络,渗透媒介素养的教育,增强明辨是非的能力。课题组主编的《中学生媒介素养读本》已由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正式出版,不久就会和学生们见面。”他们提出:“形成民主契约是秩序构建的关键点与突破点。校园手机网络的管理,校园媒介秩序的构建,事涉学生‘切身利益’,学生的积极参与与高度认同,事关活动的成败。我们借鉴党的



群众路线工作方式,坚持‘从学生中来,到学生中去’。强行压制、硬性规定的管理模式既不符合现代教育理念,也没有体现出对中学生应有的尊重,甚至管理效果因矛盾频发而适得其反。因此尊重学生的想法,激发学生的理性思维,调动学生民主管理的积极性,形成校园媒介的民主管理契约,就成了全校由上到下的共同心声。为此,本次活动分阶段进行。首先,重视宣传教育深入人心,传播正能量。学校德育处进行了有关‘校园手机使用利弊大家谈’‘网络使用与网络犯罪’‘抬眼看世界,少做低头族’等演讲与征文活动,正面引导、明辨是非,促进学生思想的逐步统一。其次班级开展大讨论,拟出初步的班级网络媒介管理规章制度并年级汇总,学校在每个年级汇总的基础上形成学校的管理制度初稿。随后将校方初稿返回班级讨论修改,再汇总。如此反复几次后,形成定稿,交付班级表决通过。最后阶段是完善契约、固化成果。通过走访学生和家,了解执行情况,收集反馈意见,找准存在问题,及时采取补救措施,使学校的管理条例既人性化,合乎时代潮流,又能规范学生行为,达到提升学生媒介素养的目的。整个过程体现了民主参与、民主讨论、民主决策,最后形成民主契约,较好地表达了学生的心声、回应了学生的关切,维护了全体学生的根本利益,因而此管理制度一经推出便受到绝大多数同学欢迎,学校媒介网络秩序井然有序,困扰多年的教育难题得以迎刃而解。”“学校层面的问题解决了,但家庭层面的问题也应同步解决,避免学生的习惯与媒介素养因家长因素受到不必要的影响。”

吴春萱,周琼在徽州农村进行调查,写出《新媒介素养教育的实践与推广——以徽州农村小学生媒介素养教育为例》:“如何在农村小学生中开展媒介素养教育,国内不少有识之士进行了很多的探索。但如何使农村小学生能够喜欢和热爱媒介素养教育,使之快乐地接受,一直是农村小学生媒介素养教育推广和开展中的难点。从2015年开始,黄山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成立媒介素养教育研究中心,就农村小学生媒介素养教育做了进一步的推广和实践。”“结合对两所学校媒介素养状况的调查,黄山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媒介素养教育研究中心成立由5名专业老师和17名大学生组成的大学生宣讲团,在两所小学定期开展媒介素养教育和媒介参与实践活动。”黄山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媒介素养教育研究中心开展的徽州农村小学生新媒介素养推广实践活动历时2年,共进行媒介素养教育实践活动42次。他们认为:“农村小学生媒介素养教育,学校教育是新媒介素养教育的关键和重点。开设相关课程是学校进行媒介素养教育的主要手段。但在目前还不能将媒介素养教育完全纳入小学课程的情况下,开展相应的主题班会和媒介参与活动,以多种形式,特别是小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媒介素养教育是可取的。这样可以激发兴趣,使农村小学生的媒介素养教育得到更好的开展和推广。”

郑军亮在《媒介素养下的学生微写作能力提升的思考》中将写作与媒介素养教育结合。“‘微写作’往往是对某件事、某个图片、某个话题的一种思考后的感言,是一种思考与写作的有效提升途径”,那么,如何提升学生微写作的能力呢?“一、训练目标:‘多元’先行,高中语文作文教学的目标是培养学生能够养成关注社会、关注生活的习惯,能够就社会生活中的现象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见解,并努力成为一个有思想有认识的

人。基于此,微写作训练目标也应该‘多元’先行,一是聚焦真生活,二是抒发真性情,三是感受真体验。”“二、训练内容:‘多维’互动,微写作教学在明确目标的基础上,要注重训练内容的多样选择,内容选择的多样化是为了训练学生的多种思维和表达能力,我们可以采用为课文写诗、为时事述评、为感动颁奖等‘多维’互动。为课文写诗——思维走向多元的感性之花,为时事述评——思维走向深刻的知性之光,为感动颁奖——思维走向沉静的理性之果。”等等。

还有不少老师将自己在媒介素养教育实践中的经验与研究心得与大家分享。王贞,张燕亭做了“全媒体格局下在播音主持课程中开展媒介素养课程的研究”。智晓虹做了“高中生手机媒介素养主题活动设计——以‘手机的功能演变’为例”。汪秀勤展示了“网络媒介素养观照下的高中写作教学”。戴荧荧写了《浅谈媒介素养教育融入高中语文传统文化教学》。程剑容开展了“小学语文综合实践活动与网络媒介素养教育融合的探索”。叶花也在语文教学中开展了媒介素养教育,写了《整合数字教育资源,提高写作综合能力》。

四、新媒介素养教育

关于新媒介素养,李金城在《新媒介素养:概念与能力框架》中借助 CiteSpace II 可视化分析软件对 25 篇 SSCI 英文文献的参考文献共引用情况进行了分析,提出:“目前,在理论和实践上,对于‘新媒介素养’并没有一致的定义或操作化说明。……无论是新媒介素养还是其他素养,都可以描述为若干所需能力要素的集合,凡是能力要求往往都针对比较明确的目标对象,而不同目标对象应具有不同的能力要素,或者不同的能力要素水平。针对特定研究问题,必须明确概念与能力框架的适用性问题。特别对于引进的概念或模型,更是要结合本国实际需求,在能力内容要求和能力水平要求两个方面做好本地化。加强能力框架的研究。国内对概念的理解往往容易停留在文字定义的第一层面,少有重视能力框架的分析与研究。”他说:“可以肯定的是,媒介素养仍然是国际学术界最认可的术语,其内涵在与时俱进地不断更新与变化,新媒介素养是其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总之,我们需要把新媒介素养研究的‘新’字体现在本土化的变量,即科学、系统的能力框架方面,体现在科学的理论模型方面。在笔者看来,媒介素养、新媒介素养的研究要求我们能够与时俱进地洞悉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科技之间所发生的信息传播模式变革,并将这种变革对人的影响和要求转换为科学的、切实可行的能力要素,致力于教育人们不断提高这些能力以适应社会的发展。”

关于青少年网络媒介素养,吴吟和杨聿涵进行了青少年网络媒介素养测评的工具研制与验证研究:“尽管国内外对于网络媒介素养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但是现有文献从教育学和思想政治教育角度进行定性分析和描述性主观论述的文章,要远远多



于实证研究论文。而实证调查类研究也存在多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使研究结论无法标准化、可比较性差。在当前的网络媒介中,网络媒介素养的测评尚处于空白阶段。”他们通过2015年一项全国网民的媒介素养调查中的数据开展研究,获得青少年有效样本总计1531份。深度挖掘该样本数据,系统解构青少年网络媒介素养的维度,采用非参数项目反应理论(NIRT)的Mokken测量分析方法(MSA)应用于量表内部结构分析,建立评估青少年网络媒介素养水平的分值量表。他们提出:“本研究结果最后形成25个题项的青少年网络媒介素养测评量表(NMLST-25),其中三个亚表分别代表三个维度:(1)信息的检索使用(题项1-9);(2)信息的创造传播(题项20-28);(3)信息的理解与评估(题项10-16)。其中,6、20、21、22、24、25合计6题项构成网络媒介素养测评的核心题干。”

胡凌霞以江西为例分析了新媒介素养教育的实践与推广研究:“研究对象是江西青年职业学院旅游商务系15级空乘1、2、3班和会展班的学生120名。”“将以上两组的平均值相比较,发现在知识、态度项目方面,教师主导型组得分较高,而在对媒介素养课程授课的态度表现方面却截然相反。”她提出:“就媒介素养教育今后的研究应该从下面两点进一步改善:第一,延长调查时间。通过此次的调查研究,发现在短时间内能够让学生们有效掌握新知识的是教师主导型组,但需要尝试考察在今后如何开展长时间的调查,哪个组群能够发挥成效?进一步确定对媒介素养课程非常感兴趣的小组学习、有奖励、可自主选择素材组在知识、态度项目方面能否提升学习效率?具体的调查时间应尽可能花费一整年进行充分的信息、数据收集、分析。第二,必须要再次调整调查问卷的设计。为了准确地调查,必须要增加学生们与媒介的接触量以及网络的使用频度,追加关于技能方面的问题,最主要的是在此次高职大学生研究的基础上,扩展课题的研究对象,向省内中、小学学生延伸。”

卢懿和尤潇文从“美育视阈下新媒介素养教育提升路径策略”来进行研究:“从美育的角度研究新媒介素养教育,也许是离自由最近的一条路径。”首先是“鸿沟与弥合:从媒介素养到新媒介素养”,“在新媒介环境下,人们除了要有在他人的引导下了解媒介的基本知识、掌握媒介使用的技巧等一般层面上的媒介素养,更需要一种自我独立批判、判断、选择和理解媒介信息的能力”。其次是“主动建构:大众美育对提升新媒介素养教育的意义”,“以审美教育重构精神世界的可能性,大众美育提升新媒介素养教育的必要性”。“目前我国高校的媒介素养教育与美育存在严重脱节,在‘媒介化生存’已经成为大学生群体真实生存状态的当下,无论是没有媒介的美育还是没有审美的媒介都是不可想象的。”最主要的是“核心要素:新媒体背景下大众美育的内涵建设”。“笔者认为新媒体语境下大众美育的主要内涵有三部分构成:审美能力、美的创造力、美的品格。”那么,如何加强高校美育与媒介素养教育的融合互动,他们提出以下几条建议:(1)加强公共艺术教育建设,建立科学完善的公共艺术课程体系。(2)加大教学改革力度,将审美教育与媒介素养教育整合进大学课程。(3)创新载体,将美育教育、媒介素养教育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有机结合。(4)提升校园文化品位,积极引导学